



对话丛书



人与人的对话

谭学纯 著

62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与人的对话

谭学纯 著

内容提要

人与人的对话，是与存在讲和。通过对话，倾听不同声音的交响，调适自己的经验世界、调整自我“在场”的姿态，重建自我对外部世界的感觉，是人类理性生存的标志。

对话不仅是语言馈赠、思想碰撞、感觉交换，同时也包含了人类生存方式的相互参照。不同样态的生命安顿，在敞开自我、走近他人的对话中，相互追问、相互聆听，共同寻找生命的意义，体现最高层次的生命关怀。作者善于从不为人们所注意的现象中发掘对话价值，并提出一些独到见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与人的对话/谭学纯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7

(对话丛书)

ISBN 7-5336-2617-6

I.人... II.谭... III.人间交往—研究
IV.C9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6599 号

责任编辑:万直纯

装帧设计:王潇冬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8.875

字 数:210 000

版 次:2000年7月第1版 200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16.0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651321

邮 编:230061

前 言

随着人类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对话是优化生存的文化手段，对话成为思想界的热门话题。对话空间正不断延展，研究对话的理论触角程度不同地深入到了人类的历史存在和现实存在之中。通过对话，倾听不同声音的交响，调适自己的经验世界、调整自我“在场”的姿态，重建自我对外部世界的感觉，成为人类理性生存的标志。

人与人的对话，是与存在讲和。对人类自身存在的关注，是人与人对话的核心问题。追求合乎美好人性的生存，是人类最高层次的关怀。从对话角度思考存在，既需要关注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的价值信仰、和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也需要研究，在人类生存图景“是如何”和“该如何”之间，怎样由对抗走向对话的文化历程，以及对话与对抗互相隐含的深层意义。

人在语言的世界里对话，也在超语言的世界里对话。因为，对话不仅是一种交际手段，更是一种生命的内在诉求；对话不仅是一种信息交换，也是一种价值交换，同时还是一种感觉交换；对话不仅是语言、思想的馈赠，同时也包括了人类生存方式的相互参照。这决定了本书的写作定位：从话语层面向文化哲学层面延伸。

对我来说，更有诱惑力的，不是对话主体“说什么”或“怎

样说”，而是“说法”中体现的“活法”，是人与人的对话所体现的人类生存哲学。对话建立了一种相互敞开、相互依存的关系，对话是生命的相互烛照，是存在的相互趋近，是自我与他人共同“在场”的相互审视和相互认证。生命在对话中敞亮，存在在对话中展开，主体建构在自我与他人的对话中实现。不同样态的生命安顿，在“辉煌敞开”的对话中，相互叩问、相互聆听，共同寻找生命的意义，共同拆除囚闭之墙、搭建抵达之桥。

呼唤理解、追求和谐的对话，并不排除必要的文化批判和价值修正。对话，有他性的激活，也有我性的坚守；对话在改造中吸纳，在吸纳中改造；对话可能因为内在或外在的原因而暂时阻断，但是，对话主体对于精神回应和心灵沟通的永恒期待不会泯灭。

因此，本书讨论的“对话”，在很多场合是在广义上使用的。离开广义的用法，有关人与人对话的研究将收缩到言语交际的单一场景中，而无法提升为人类走向理性生存的境界。显然，在广意义上使用的对话，较之在狭义上使用的对话，存在着更为深远的阐释背景和更为宏阔的阐释视野。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写作，本身也是一个对话的过程。在紧张而又忘情的写作中，我与相距遥远的思想者对话：听哲人的追问，听诗人的吟哦，也听芸芸众生的絮语。我听见了旷远时空中人类的呼喊和应答，看见了滔滔大浪中人与人共赴生命苦旅的顽强搏击。我和他们在历史的长廊中相遇，在现实人生的驿站相遇。我面对他们探寻的目光，感受他们心灵的悸动，品味他们沉默的分量，体验他们不说之说的智慧。人类跨越时空的对话、穿透意识和潜意识的对话、甚至超越生死忘川的对话，汇聚成一个永恒延时的鲜活文本，解读这个超级文本所产生的一些思想碎片，连缀成了眼前的这本小书。

培根说过：没有友谊，世界只是一片荒野。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对话，世界将没有和风，没有蓝天，没有阳光；没有对话，人类的家园将在自我关闭中沦为颓败的风景。

呼唤对话，就是呼唤理性。

拒绝对话，就是拒绝诗意地栖居。

开拓对话空间，就是开拓人类的生存空间。

“对话，和由对话所导致的联系支撑着我们的存在。”——海德格尔这句名言，照亮了“存在”，也照亮了本书的写作。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作为生命关怀的对话	(1)
一 逃离孤独的对话之途	(1)
二 呼喊与回应:他人不是地狱	(19)
三 墙和桥:囚闭与抵达的喻象符号	(34)
第二章 “存在”,永恒展开的对话	(42)
一 镜像之“我”:自我探询和主体建构	(42)
二 对话思维和对话策略	(51)
三 人际空间和对话空间	(69)
四 对话角色和角色对话	(78)
第三章 穿行在多重话语之间	(96)
一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97)
二 本土与异域的对话	(112)
三 集体话语和个人话语	(129)
四 终极关怀和初级关怀	(139)

五	对话的和声	(152)
第四章	对话:感觉的多向度敞开	(158)
一	梦的絮语:幻与真的对话	(159)
二	丧悼:打通生死之界的对话	(170)
三	超越言说的对话	(181)
四	感觉交换的对话	(185)
第五章	作为对话的文学话语读解	(197)
一	经验方式和视界定格	(197)
二	对话和语码	(205)
三	对话和自我表述系统的重建	(210)
四	走出文化宿命的文学话语读解	(217)
第六章	对话:平衡与张力	(224)
一	激活与抵制	(224)
二	吸纳与改造	(238)
三	和谐与分离	(243)
四	阻断与期待	(251)
主要参考文献	(271)
后 记	(276)

第一章 作为生命关怀的对话

从发生学的角度说，人与人的对话，出于对人自身的关注。这种关注，是从人与动物界的分离开始的。劳动和手脚的分工促进了从猿到人的进化，直立行走使人的视野变得更为开阔，使人类大脑处理的外界信息开始增多，从外界信息提取的意义、价值，开始介入人的生存、影响人的生命活动，因此，人对生命的初始关怀，是对话发生的基础。人类为了维护生存而调适自身，于是有了思想；为了释放生存焦虑而诉说、而呼喊，于是有了生命关怀。人类的生命存在，从“是如何”到“该如何”的进化，是从求真到求善、求美的追寻，减少追寻过程中的对抗，探求和诣的途径，便是人与人对话的诗意化展开。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响彻着呼喊与回应、交织着诉说与倾听的超级文本，其间书写着人类摆脱负性生存的不懈努力。

一 逃离孤独的对话之途

人类早期的对话愿望，是伴随着生存焦虑而产生的，人类童年的生存状态，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适应严峻的自然环境，躲避外部世界的灾祸。当人类的先祖面对荒蛮的自然，发出第一声

狞厉的喊叫时，对话就发生了。

原始狩猎者的喊叫和原始人的生命之舞

现代人观赏原始壁画，不一定会思考其中的对话含义，其实，那身披兽皮、手持石块的狩猎者，那奋力奔跑的姿态、张开着嘴，作为一个能指符号，向我们传递着想象的语义：这是原始人在追逐猎物——也许，狩猎者追猎的是一头狂怒的野牛，或是一只凶猛的饿虎，画面上，狩猎者在喊叫：他是在呼唤同类？还是征服猎物之后激动的自我宣泄？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深山险谷中猛虎的仰天长啸，既威慑着人，也壮大了人，人在与猛虎搏斗，并且最终征服了猛虎的过程中，吸纳了虎的雄猛威武之气，汇入了自己的生命呼喊。我想，原始狩猎者充满野性的喊叫一定粗豪、狞厉而又昂扬，这喊叫不是一个句子，也不是一个词，它不过是“啊”、“哇”、“哦”之类简单的声音，但就是这些简单的声音，包含了外界事件反映到狩猎者大脑中所得到的全部信息，包含了狩猎者要把这些信息传递出去的愿望，正如“杭育、杭育”的劳动号子是最早的文学，原始狩猎者的生命呼喊就是人类最早的对话。

如果说，原始狩猎者的喊叫是以个体的方式，向外部世界扩张；那么，原始舞蹈的集体性宣泄，则以群体的方式释放着先民的生命能量。

闻一多在他那篇精光四射的《说舞》中，对澳洲风行的科罗泼利舞作过审美化的描述：围着灌木林中的野火，披着满月的清辉，男人们脸上涂着白垩，眼睛画着圆环，身上绘着条纹，腰间围着兽皮，闯进火光圈，身体裸着的妇女面对面排成马蹄形，等到舞师发出信号，男人开始移动脚步，女人敲着两膝间绷着的袋

鼠皮唱歌——

拍子愈打愈紧，舞人的动作也愈敏捷，愈活泼，时时扭动全身，纵身跳得很高，最后一齐发出一种尖锐的叫声，突然隐入灌木林中去了。场子空了一会儿。等舞师重新发出信号，舞人们又再度出现了。……这时情绪真紧张到极点，舞人们在自己的噪呼声中，不要命的顿着脚跳跃，妇女们也发狂似的打着拍子引吭高歌。响应着他们的狂热的，是那高烛云空的火光，急雨点似的劈拍的喷射着火光。

在闻一多看来，这种生命宣泄方式代表了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原始舞。闻一多的看法，可以换一种表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原始舞，有着共同的生命关怀，即：

1. 以综合性的形态动员生命
2. 以律动性的本质表现生命
3. 以实用性的意义强调生命
4. 以社会性的功能保障生命

原始舞是生命机能的总动员。丛林中清理出的空地，是舞者身体伸缩、旋动、腾跃的自由空间。林中的野火，提供了最自然、最简单的照明。火光的热量，刺激了人体的热量。丛林月夜的背景，起到了天然浑成的镜框作用，在镜框内外产生出明暗、动静的对比效果。舞人身上涂着的条纹，围着的兽皮树叶，是最贴近生命的舞美设计。身涂纹饰的男人分行而舞，身体裸着的女人围圈而坐，在色、线、形（队列）的布局中，体现出超越个体造型的舞蹈构图。舞人们尽情噪呼，妇女们引吭狂歌，高烛云空的火光，助燃着生命的激情。闻一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舞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

最充足的表现。”^①

原始舞在动作的力度、幅度、速度等方面的对比规律中，进行着剧烈、紧张、直至精疲力尽的宣泄，以便最大程度地体验生命的律动。舞者动作的方向、强弱、徐缓等，符合人体运动规律，体现生命的运动状态。一次腾跃、一次旋动，作为原始舞最简单的单位动作，在连续或交替反复中，构成节律性变化。原始舞的动作，力度强而较少轻弱表现、速度快而较少舒缓表现、开式动作多而收式动作少，身体运动的幅度，通常达到人体动作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区间。例如非洲布须曼人的摩科马舞，“舞者跳到十分疲劳，浑身淌着大汗，嘴里还发出千万种叫声，身体做着各种困难的动作，以致一个一个的，跌倒在地上，浴在源源而出的鼻血泊中。”^②“摩科马”的语义，是血之舞，血之舞也即生命之舞。舞者喊叫的节奏、动作的节奏，通过紧张、疯狂的宣泄，表现着生命的律动。宗白华说，舞蹈中“严谨如建筑的秩序流动而为音乐，浩荡奔驰的生命收敛而为韵律。”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③这段话的表意重心虽在强调中国艺术艺境中“舞”的姿态，但同样可以理解为舞蹈律动性本质的生命化向艺术化的提升。

在原始舞中，歌舞者和观者同样得到生命在存在状态中的感觉，歌舞者的生命和观者的生命互相印证、互相支持。无论是原

① 闻一多：《说舞》，《闻一多诗文选集》第1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② 闻一多：《说舞》，《闻一多诗文选集》第1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③ 宗白华：《中国艺术艺境之诞生》，《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36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

始的狩猎舞、祭祀舞，还是原始的战斗舞、性爱舞，都是以剧烈的动感，强调着生命之“在”，以此获得生命的真实感，并且传导给观者。

原始舞常常是全体氏族成员都参加的。群情激奋的舞者，如同受着魔力的召唤而激动，而疯狂，舞的群体成为动作的单一体。他们拥有统一的情绪、统一的态度，原始舞的社会意义便在于这种统一的感应力。孔子曾说，“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① 在“与人歌”的情感交流中，包含了与他人对话的因子，同样，在原始人的群体舞蹈中，每一个个体都在与他人进行着情感交流，而当舞者的激情和歌者的激情在统一的感应力的召唤下共蹈生命之舞，当观者的激情与歌舞者激情发生共振的时候，这群体生活的和谐，“便是舞的社会功能的最高意义”^②，原始舞的生命关怀也因此注入了社会性的内容。

无论是原始狩猎者回荡在荒山野林间的喊叫，还是酣畅淋漓的原始舞，都包含着生命的自我扩张意味，包含着向外部世界表达自我的强烈愿望和对话信息。喊叫的音高和音强、舞蹈动作的幅度和力度，都是一种生命能量的释放。这种能量释放不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它是有目的的，受意念驱使的情感释放和信息传递。在自我释放中，缓解生命的压力，体验生命的大欢喜。用简单的声音召唤同类，用简单的姿势沟通同类，这，既是原始人逃离孤独的生命关怀，也是我们的祖先走向他人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最符合生命自然状态的一种对话。

① 《论语·述而》。

② 闻一多：《说舞》，《闻一多诗文集》第140~1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物品交换和信息交换

人类文化学家对北美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无言交易习俗的研究，使我们有理由把物品交换和信息交换纳入初始的对话模式来考察，当交易双方把交换物放到某一个事先约定的地点的时候，他们会非常默契地取回各自所需的物品，这种无言交易，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出于交换目的的对话。

马林诺夫斯基研究过原始文化中的一种交换制度，在新几内亚东南部和它附近岛屿一些不同族类的社区之间，存在着一种礼品交换仪式，人类文化学家把这种交换仪式称作库拉交易圈，它交换的礼品是固定的，交换地点和方式是封闭的，这种交换行为是模式化的，即：

交换礼品：红贝长项链和白贝手镯

交换区间：社区所在岛屿，地理分布呈大致的圆形

交换方式：分别按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传递红贝项链和白贝手镯

这种交换行为的对话功能在于：

用作交换的礼品，不是消费品，而是属于馈赠性质的信物，法国社会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莫斯研究人类的早期交换形式时，着重指出，早期交换不在个体之间，而在集体之间进行；交换对象不只是物质的东西，也包括非物质的东西（如仪式）。莫斯认为，这种交换带有“馈赠”的性质。而馈赠，本身就包含了对话意向，物质的馈赠，包含着思想感情的馈赠，它与语言的馈赠一样，具有对话功能。

库拉交易圈整个传递过程形成封闭式的循环。在交换仪式中，订约伙伴按照契约方式和规定路线进行礼品交换，伴随着交

换仪式，人们举行各种社交活动，目的是使相邻族类凝聚成相互关联的群体。

从行为交际哲学的角度说，物品交换既是物的交换，也是精神层面的信息交换，其间包含着社会交换和社会互动过程。物品交换拓展了早期人类对话的空间，增强了人类的对话意识。这与生产力提高、劳动剩余物增多、以及物品交换需要的增加密切相关，因此也和人类历史上的社会大分工密切相关。

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之前，原始部落、氏族内部的物物交换形式没有等价物作为媒介，在交换物中包含的信息交换内容也非常简单：大致相当于“买”和“卖”，交换的完成与买卖的完成，是合二而一的，但是，交换结束和买卖结束，不等于对话结束。因为对于交换的双方来说，他们不仅互通了物的有无，同时也可能伴有精神层面的激活，虽然这种激活在远古社会只是极其有限的。

社会大分工以后，交换脱离了物物交换的原始形式，走向一般等价物的交换。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导致了畜牧业和农业分工，游牧部落和农业部落之间的产品交换现象开始萌芽，但是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劳动剩余物较少，产品交换的数量有限，范围一般局限在相邻的部落之间，与交换产品相伴随的信息交换也是简单的。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导致了手工业和农业、畜牧业分离，生产力提高、劳动剩余产品增多，产品交换的数量增加、范围扩大，与交换产品相伴随的信息交换相对复杂。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导致商业和手工业、农业、畜牧业分离，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劳动剩余产品进一步增多，产品交换的数量继续增加、范围继续扩大，与交换产品相伴随的信息交换更趋丰富。尤其是，出现了专门从事产品交换的商人，人们为交换产品

而外出旅行的意识不断增强,《周礼》所说的“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旅”,指的就是游走四方、从事珍异之物交换活动的商旅,正是商人,开创了最初的旅行通路;也正是商人,最初在相邻部落、氏族之外的范围拓展了人与人对话的空间。

这一切,距离我们已经十分遥远了,然而,人与人的对话,正是从那简单、朴拙的物质交换和精神互通,走出混茫、走向文明的。

历史记忆:对话媒介和对话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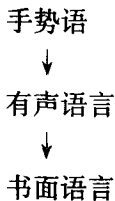
语言,使人类的对话拥有了在一定范围内普遍认同的能指和所指,和传达意义的法则。语言以它的语音系统,提供了关于世界的声音表象;以它的词汇系统,承载了人类的主体经验;以它的语法系统,规范了人类经验世界的方式。语言的理性之光穿透了人类和世界之间的屏障,使人类不熟悉的对象,成为可以认识的对象;使人与人之间由相互隔膜的存在,成为彼此敞开的言说者。

有声语言的产生和书面语言的创制,使人类能够向着更广阔的时空呼唤和应答,使对话具有了言说的性质,但是这一步的跨越,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法国学者游顺钊认为,在有声语言产生之前,存在着一个语言依赖手势的阶段,“我没有忘记我们的远祖是有听力并能发声的。然而我不明白在人类语言的创造中,口语怎能先于手势。赞成口语在先的那些人常常引用拟声作为论据,但是拟声属于语言创造的模仿阶段,在手势语来说是在模式阶段之后的。在有声领域内既没有‘以口传口’的,即类似‘一手传一手’的模式方法,也没有手势支持或视觉限制,要为口语形态获得一个引导句

式是会更难的。因此口语在手势之前是难以想象的。我倾向于语言起源于手势，然而这并没有必要使最初的手势语和随后的口语之间缺少一个环节（missing link）那问题更恶化。我希望我的论点有助于在这两种传达方式的鸿沟间架起桥梁，我赞成语言曾一度依靠手势。这种语言状况和我们的语言经验是相反的，手势是说话时可有可无的随从。有了手势作交流的基础，任何拟声的、表情的、模式的，甚至是任意的声音，都能在同时采用的手势支持下，作为意义的根据或视觉的形象提示，得到益处。经过时间与手势关系的延长，语音串，无论是拟声的还是个人的任意声音，最终会系统化，并在词汇和句法的层次上达到约定俗成。一旦达到这种成熟的阶段，有声的表达就会获得语义独立或语言自主。早在人类开始记录自己的历史之前，有声的表达方式终于取代了手势语的优势地位。”^①

按照游顺钊先生的表述，这一演化轨迹为：



很多学者赞同手势语先于有声语言的说法，德国心理学家冯特认为，在远古古人那里，最初是用手势语表达思想，而用声音表达感情，在人脑和语言能力都不发达的远古社会，人与人的对话

^① 游顺钊：《视觉语言学论集》第136页，徐志民等译，语文出版社，1994年。